

母亲的秘密

◎ 郭传伍

有人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今年清明节,我带着早餐和祭品,早早地来到父母坟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陪他们吃个团圆饭。我内心呼喊着:“爸爸、娘,我回来了,你们看见了吗?”蹲在父母坟前,我一边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一边向他们诉说这几年来的喜怒哀乐。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儿,特别珍惜这难得的相聚时光。

与父母告别后,我回到了老家。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偶尔有几只鸟儿飞过,看到无名枯草侵满院,一股心酸入喉来。距离上次回乡已经三年多,下次亦不知归期。我跑到邻居家借来清洁工具,用了两小时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带着4岁的女儿过来,我告诉她:“这儿是你的家,是我们的家……”

时过境迁,往事历历在目。母亲在世时,我每次休假回家,她总是把被褥晒上一遍又一遍,只为我可以安心睡个好觉;每次我和朋友出去聚餐,无论多晚,母亲总会在胡同的路灯下等着我,我真的不知道她究竟在那儿站了多久。为了让我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母亲每天要在伙屋里忙活半天,每顿精心烹饪出我喜欢的四五个饭菜,邻居家的奶奶告诉我,我不在家时,母亲一天都舍不得做一个菜,煮碗面条可以将就吃一天。

这就是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母亲,她却给了我满满的爱。如今,我想要回报孝敬我的母亲,也只能在梦里了。

2012年12月,我从齐鲁大地来到山城重庆,从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发源地,来到红岩精神的诞生地,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

入伍两个月后,我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总是母亲。我问起父亲,母亲要么说“你爸爸刚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他每天可忙了”,要么说“你爸爸去县城打工了,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心中隐隐觉得母亲在逃避我的问题,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端午节放假,我给母亲打电话,再次问到父

亲近况,母亲又说厂里机器声音太大听不清我说话,在不依不饶地追问下,电话那头说:“你要挺住,你爸爸,你爸……他走了……”

挂断电话,我飞奔到指导员办公室,哽咽着告诉他家里的情况。“传伍,你不要太激动,其实你家里的事我们都知道,是你母亲不让我们告诉你的。为了你的成长进步,我们决定尊重你母亲的意愿先不告诉你。现在你更要冷静,应该多想想你母亲,她失去你爸爸已经很痛苦了,还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瞒你这么久。”经指导员的耐心疏导,我复杂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随之,部队批了我10天假,让我好好处理家里的事,把状态调整好。

回到家,我终于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母亲。她笑得很和蔼,头上多了几缕银发,脸上多了几道皱纹,人也消瘦了不少,但母亲还是把她最精神的一面展示给我。我忍不住又想哭,借口上茅房去抹眼泪。回到屋里,我发现家里亲戚很多、屋里也很挤,但总感觉少了一个人。

吃饭的时候,我有多次机会能一个人离开,可以跑到父亲的坟前去看他。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我听从了家里的安排,第二天再给父亲上坟。等待的夜是那样漫长难熬……

“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儿子不孝……”第二天一早,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号啕大哭。

后来母亲告诉我,2013年2月1日,我入伍第54天,父亲上班时突然胃出血,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为了不影

响我在部队的工作,母亲便将这个情况隐瞒下来,还和所有知情人打招呼,要他们一起保守这个秘密。

没两天,父亲的病情恶化。虽然医院给父亲从省城请来专家做手术,但父亲活下来的希望还是不大。重症监护室里,家人与医生商量让父亲出院回家,医生同意了。家人刚把父亲抬上救护车,父亲看了看周围的亲人们,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走得那么急,事情发生得那么突

然。考虑到告诉我也于事无补,坚强的母亲决定对我瞒下噩耗,鼓励我在部队安心服役。

这次离家回到部队后,我用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用功勋荣誉回报母亲的无私大爱。白天,我在演训一线拍照采访,晚上加班伏案写作,努力宣传好部队和官兵的良好形象。后来的几年里,通过组织关心培养和自身不懈努力,我顺利转改了下士、中士,还在部队附近买了房子。

2020年10月,我在山东结婚后,带着母亲一起来到重庆生活,胸有成竹,踌躇满志地想着用余生尽孝心,照顾好我的母亲。12月1日,我顺利转改上士军衔,意味着服役十二年就可以拿到事业编的“入场券”。母亲对此比我还高兴,她觉得儿子出息了,勉励我要在部队好好干。

“你平日不回家,周末了娘就想多看看你……”让我又气又笑的是,每逢周五下午我轮休回家,母亲常常在部队对面马路上等我,我说我已经26岁了,不用接我,而且两步路就到家了。

人生路上坎坷多,命运的捉弄让我猝不及防。我却不知那已经是不再有的最后的温存时光!

同年12月7日,母亲因病去世。当时妻子怀胎十月,分娩已在朝夕之间。面对这一晴天霹雳,我没有慌张,我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下,我告诉自己,要成熟、要冷静,要送好母亲最后一程。

那几年,因买房、结婚等事宜,我生活拮据且负债累累,但我依然选择花费4万元,租用冥车把母亲带回老家,我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看到家中亲戚朋友,但我知道,亲戚朋友可以看到我的母亲。

而今,在部队对面的马路上,在我的老家,再也看不到父亲母亲的身影。去年12月1日,我再次顺利转改一级上士。我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每一步都要奋勇向前。

(作者服役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一支队)

窗 (外三首)

◎ 赖永强

即便半掩着
也能装得下一春,一夏
一秋,一冬的风景
装得下一场月明星稀的
夜色,一幕日落西山
红霞满天的黄昏

但纵使全敞开着
也装不下一丝愁绪
一抹悲凉,一道目光
装不下道上的路人
脑子里的一句诗,抑或
心海里的咫尺天涯

朋友

不一定是谁的太阳
但燃烧自己的时候,别人
能捂着你的温暖上路

分别久了,相思会瘦
但心与心保持着完美的距离
以最合适的尺度目送你远行

虽然各有各的朦胧与迷离
但敞开的心扉
没有丝毫世俗的隐秘

无论人前还是人后
你都是真实完整的你
没有一星半点病垢相隐

月光

月光是一首无言的诗
静静地诉说着整个宇宙
让天穹浩瀚,星河璀璨

月光是干净的源头
静静地流淌在每一个角落
让万物纯粹,人心干净

月光是一面镜子
映照世间每一寸土地
让龌龊无以藏匿

黄昏

是熟透了的时光
与阳光的不期而遇
也是天空
对白昼最后的挽留

是光与影交错间
那份浪漫的醉美洒落
也是夕阳西下时
留在大地的温馨与从容

(作者系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

月季花只有一种颜色

◎ 邹仁波

小学二年级的美术课上
她只画素描
她的世界非黑即白,恰如母亲的头发
在老师暖如杜鹃花的鼓励下
肆意地把梵高的向日葵涂成深红
去参加学校的美术展

上初中一年级的寒食节
她把校园的黄白色的月季花
偷偷剪了一朵二朵三朵
清明节那天放到母亲的坟头
默默许愿这是逝去母亲的良药
她的眼里月季花只有一种
颜色,纯白的白

而今她在公园做保洁 总爱把
掉落地上的月季花玉兰花
一瓣一瓣收集 晾干 珍藏
月季花在春节和清明烧给青山上的母亲
玉兰花花留给儿子煎药泡水治疗严重的鼻炎

她拿着的扫帚如同蘸墨的画笔
每天在纷繁芜杂的人世间
一笔一笔小波墨 大写意
在她自己主导的黑白纪录片里
活得最纯粹 辨得最分明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村庄的怀想

◎ 周康平

站在村外的山坡,放眼望去,树木掩映的村庄,让我一时失去了判断的方向。这不是我记忆里的村庄,那时的村庄,土墙瓦房,树木稀少。眼前的这座村庄,绿树环绕,一栋栋白色小楼,像棋子般布满了椭圆形的村庄。不管怎么变化,这座村庄依然是我的村庄,那里,有我的母亲。

在摇摇晃晃中,我朝村庄奔跑而去。站在村口,我听到了从村庄传来的狗叫,隐隐约约夹杂着熟悉又陌生的话语。刹那,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激动,让我眼角涌满泪花。我仿佛看到有人急促地向我走来,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我张开嘴,想大声呼喊母亲,却发不出半句声响。我的村庄,哪里还有迎接我的母亲?她已安息在村庄的后山上!

这时,对我来说,有关村庄的情景及其延伸的语境,无疑是村里的火塘。火塘是母亲温暖的怀抱。有了火塘的村庄,才会生生不息,才会

炊烟袅袅。那些缥缈的烟雾,与村外悄无声息的田野和缓缓流淌的小河,勾勒出了村庄独有的形象:山凹之下,斜阳西下的村庄,有扛着柴禾从山坡而来的汉子,有牵着水牛,哼着山歌走向村庄的牧童,还有我那弯腰背着猪草朝家而去的母亲……在这充满记忆的村口,我仿佛看到了那个远去的村庄,在雪花飘飘中由远及近,一个晶莹的村庄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村庄院坝上的积雪,成了孩子们狂欢的乐园。我清楚地看到儿时的我,笑哈哈地与玩伴们玩雪球、打雪仗。脸和手冻得通红的时候,我们这些玩雪的小孩子,就像雪花似地朝家中飘去。家中有温暖的火塘。

我家的火塘,在堂屋的中央。火塘的中间,吊着一口煮着土豆稀饭的鼎罐。从墙缝贯穿而进的寒风,将火塘里燃烧的柴火吹得越来越旺,火塘发出的火光,让本是显得昏暗的火塘屋,变得一派亮堂。火塘带给我的不仅是屋子里的热

乎,还有母亲柔软的怀抱。坐在火塘边的我,双手托着下巴,身子本是朝前微倾,只是这种姿势没保持多会儿,在雪地里玩得一身疲惫的我,打起了瞌睡,坐在我身后纳鞋底的母亲,顺势把我揽入她的怀里沉沉睡去。就这样,我的童年在母亲的怀里,渐渐长大。

那时,我以为村庄和火塘会陪伴我一辈子。没想到,长大之后,外出谋生的路,村庄和火塘还有母亲的怀抱,渐渐地成了我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此时,我带着梦回故乡的怀想,从远方而来,站在寂静的村口,借着夕阳西下的霞光,将村庄消失的老屋,轻轻地捧在我的眼前。刹那,我看到了老屋里的火塘,发出闪耀的火光,映衬着满脸褶皱的母亲宁静安祥。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锦绣山河

摄影
李海波